



琴台客聚 潘國森

與相識幾十年的老同學聚餐，當中有本地大學教授，話題忽然轉到今時大學生的語文水平上面去。教授說以他近年所見，學生英語水平尚算可以，中文就不成了。記得1997年回歸之後，特區政府在中學推行「母語教學」政策，但是「執行不得其人、實施不得其法」，後來曾經大力推動「母語教學」的教育界「大老」都好像忘記初衷，少提這事。當年有外籍教授抱怨大學新生的英語水平，不足以有效地用英語學好大學本科課程云云。

此間大學教師隊伍還有點森嚴的階級分野，說不好倒有點似種姓制度那樣。老同學官拜「教授」，是「頭等公民」，身處「上層建築」，教學與研究任務繁忙，難免少注意到從中學，即「半製成品下流供應商」那邊輸入原材料的品質。大學老師中有「講師」一級，一般只負責授課，不得參與學術研究。講師的學歷即使與教授等同，礙於「種姓」低，許多幹到退休仍是「二等公民」，除非得到系領導關照，否則多數無緣上流到較高「社會階級」。中學則以「教師」為頭等公民，「教學助理」為二等公民。教學助理要擺脫低「種姓」，機會比大學的「講師」高些。

據筆者了解，學生中文差是中國語文科給「去中國化」的「十年浩劫」所致！

原來大概由2006年至2016年（僅憑記憶，可能有一年偏差）香港中學文憑試（約略等同老香港記憶中的「香港中學會考」）的中文科廢除了考核「範

十載沉淪不背書

文」這個環節，於是這一兩代的中學生（中學生以5到6年為一代）就沒有被強迫背熟那二三十篇課文！「十年浩劫」下來，大概2010年至2020年中文系的畢業生，有些就到了中學當老師，這批老師卻沒有怎麼背過古詩古文。這樣，大學生平均中文水平焉能不「墮落沉淪」呢？

二十世紀許多文章寫得好的作家，在被問及如何提升寫作能力時，都清一色建議年輕學子多背誦古詩古文、多閱讀名家作品。例如季羨林大師生前就說過，二十一世紀中國小孩應該起碼背200首詩和50篇古文。這200首詩，如果從小學學起，以五七言律絕為準，再將長篇詩當成數首算，上到中學應該可以達標。過去香港的中學行5年制，一年背十篇古文，5年就是50篇。現在6年制，背上八九十篇也不為多。

現在回頭去追究是哪個（或哪些）混蛋決定中文科「去中國化」，當然有阻嚇作用，但是要讓香港語文教育復原，還是很艱鉅的高難度工程。十年浩劫期間完成大學中文系主修學習的「受害人」，有些都成為了「資深」國文老師了。筆者想爛了腦袋，也不知可以怎樣善後。

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，反對背誦「範文」、醜化背誦為「死背書」的，一定不是中文系的老師。有理由相信是教育系老師說了算，中文系老師「靠邊站」才會催生這場浩劫。

近年全世界各國各族的小孩都學習中文，歐洲美洲非洲的小孩都會背唐詩，假如香港小孩仍是躲懶不肯背書……吾不欲觀之矣！



人生邊關處 童心

經常有朋友問我：「喂，那天專欄文章裏的某某，是不是那個我們都認識的人呀？我怎麼記得當年的事情比這個更……」「更」字後面一般會是「有趣」、「傷心」、「戲劇」等彰顯強大記憶力的詞彙。這種對號入座，讓我既開心又慚愧。

說開心，因為這說明我寫的文字，被認真閱讀了，而且，或許是寫得太實在，讓人找到了自己或是周圍人的影子，特別是大家共同認識的朋友，擁有共同的記憶；說慚愧，因為有的時候，對於事情的細枝末節，我也記得不那麼清楚，或者，為了節省篇幅或是敘事方便，不得不做一些時空壓縮。倘若這時候被朋友發現，幫我認真地「重溫」當年事，我會開心地笑納。有哲人曾說，世間的情感，不論友情還是愛情，若若要保鮮，唯一的辦法就是創造共同的回憶，並且不斷重溫它。在千字散文的空間裏，我不但和朋友重溫共同的回憶，更將美好的情感傳遞給萬千讀者。我想，這應該是文學創作特有的功能。

不過，和Ken的故事，似乎永遠都是個例外。他是一名醫生，他有太多的故事可以成為寫作的素材。比如，疫情時他堅守Dirty Team，以至於半年多不能回家，只能住在醫院附近的酒店；比如，他考取港大李嘉誠醫學院時，經歷了小小的波折，除了中文之外所有的科目都優秀到

錯位的時空

爆，他能在極短的時間內，將難啃的中文科提升到足夠優秀的水平，然後被幸運地錄取；比如，他愛運動也愛流行的高科技產品，網球和打機都填滿他戀愛前的生活。我總會信心滿滿地寫Ken的故事。然而，我漸漸發現，那些文字永遠不能令自己滿意，至少每次重溫那些文字時很難為自己打一個很高的分數。

我當然是從內心裏喜歡並欣賞他的。交往了7年多，他的故事和故事背後折射的秉性乃至生活習慣，都被我印在了腦子裏。但我寫出來的那個Ken，以及我們共同的故事，實在不夠溫暖。這世間，總是有一些美好，是在一定的距離之外的。換句話說，並不是所有的美好，都有近距離的細節的溫度。我曾幻想著和Ken有更長的共同成長的經歷。就如同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朋友，他和Ken是兒時的玩伴，讀同一間中學和大學，畢業雖然做了不同的職業，卻一直是最親密的朋友。我下意識地會在寫到Ken的故事時，將自己代入成那個共同的朋友，然後讓文字有了更豐富的情節。Ken看了，認為那是「錯位的時空」，用一個熟悉的人替代了另一個熟悉的人，然後創造了一個共同的「陌生」。

奇怪的是，我和很多閱讀者都很喜歡並享受這錯位的時空帶來的陌生。因為現實的生活附加了藝術的想像與表達，就是一個追求美好、豐富心靈的過程。



心窗常開 潘金英

黃維樑所著《大灣區敲打樂》，寫出了生活的變化及趣味，他從筆耕到敲鍵盤，二十餘年來，因為到處講學，輾轉在香港、深圳、澳門居住。教學和研究之餘，黃維樑生活上的變化，驅動他寫了不少幽默感及趣味的隨感隨意散文。最近黃維樑在港澳諸城，敲文打字，「鍵」筆樂記在大灣區的生活，以及大江南北多個省市以至歐美各地的文化旅遊等，出版了這本《大灣區敲打樂》文集，其妙筆為文，經常在字裏行間點綴不少知識文化，敲打出快樂之音，令人稱心閱讀……

讀著如見黃維樑本人樂在大灣區享受美好人生，抗疫期間，他住在大灣區的深圳，用現代的電腦鍵盤敲字寫稿；香港對內地而言，港深雖一水之隔，但儼然是兩個世界。黃維樑遇上心儀良宅，自得其樂在深圳福田安居，享受天賜的黃金生活，他熱愛大灣區的事物，常參加不同的文學交流聚會。黃維樑對著美好的當下，嚮往著「這樣美好的日子綿綿延長」，他心情愉快地創作、記錄生活與文化，藉散文寫作敲打出快樂人生和自我的追求……

在現實生活中盡享聲色犬馬之娛樂，飽嘗佳餚美酒之口福，肆意自駕到內地各處大快朵頤，既可賞遊古今名景，又可逍遙遊於書海，靜靜瀏覽墨香之期刊典籍，漫讀中漫興悠然，遇有心得即眉批或敲鍵記之，讀書寫作之餘，他還到樓下社區花園「華園」散心，漫目四顧園中景色。暖冬時紫薇樹已長出嫩葉，三色堇仍是四季長紅。冬季恒溫恒濕，他說，對七旬上下者的自己，正好避寒養老啊！園裏又有「健身工程」方塊，他至愛其中的漫步機，踏在小板上，雙腳一左一右前後擺動，或齊步前後擺動，如此抑揚抑揚或平仄仄仄的節奏，他自稱「身體在無聲地朗誦中外詩篇」，妙哉！漫步機之後，他稱此處更勝在可坐在椅子上曬太陽，暖和的好天氣下花香鳥語，在戶外隨意用手機拍下花園美景，順口告訴妻子從樓上下來享受可愛的陽光，在華園走動，享受空靈寧靜的水木清華！

福田家裏的書齋似是萬卷樓，書籍期刊文稿充盈；現在深居簡出快活地讀書為樂；也可到距離一箭之遙的不同社區蹣跚，他喜歡暢遊社區旁邊之美食街，又有乒乓球室，供他又吃又玩，生活樂也融融。

我閱讀了《大灣區敲打樂》，文思浮想聯翩，欽羨嚮往，盼與君為鄰哩！



◆遊蹤地圖。 作者供圖



翠袖乾坤 余似心

3月，是香港的藝術月，眾多的藝術展覽同時舉行，今年還多了不少贊助商在公共空間或商場展出大型藝術裝置，令人感到香港到處色彩盎然。較為大型和矚目的展覽要數年度藝術盛事Art Basel和Art Central，沉藉了3年，一下子熱鬧起來，心情分外興奮。欣賞了多個展覽，漫步在武林總總的展品中，可能你也曾和我有類似的體驗：有些創作你也佩服藝術家有此構思；有些你可能摸不着頭腦；一些是你或會奇怪是藝術品一件；疑惑怎會這麼稚氣；精細得讓人嘆為觀止……

在展品中我見到吃過了意大利粉的髒碟、混了顏料插在畫布上的地拖、運貨手推車凝固在泥水中、上萬吃過的葵花籽堆成小山丘形狀、記錄上下班時間的打卡



◆藝術創作自由度無窮。 作者供圖

藝術創作包容性最大

機被喻為留住時間的藝術品……

我不期然感到，除了寫實派對技巧有較嚴謹的要求，其餘的創作，都可以是天馬行空充滿想像力。讓我感受到藝術是最包容的、自由度最大、自由權最大。同一件創作，在不同的眼睛下，每個人可能有不同的感受，所以藝術也最能反映每個人的思維是完全不一樣，予觀眾的幻想空間也是最大的。可能讀者都接觸過一些畫，只是一筆，你看到什麼便是什麼，有人看到是山，有人看到

是水，又或是更多和更複雜的意會。藝術的可愛，就是予人無窮的想像空間。

看過展覽，你可能會予自己另一個肯定，自己也可以成為藝術家，只要不做寫實派。不像音樂要記拍子、運動講體能、舞蹈要步法……藝術創作沒要求有什麼特定的先天細胞，只要隨心隨意去表達個人的意念，自己便可以樂在其中，留白的時間讓欣賞者去意會！



百家廊 羅炳崇

靠近，再靠近，當依稀可見山寨的身影時，不由心跳加快，呼吸也急促起來。好久不見了，丁屋嶺，你還好嗎？自從與這個閩西客家小山寨結緣之後，總是滿懷牽掛，夢裏常有她的身影，偶爾能在報端或熒幕前捕捉到她的絲絲資訊，感知到她的點滴變化，都會讓我欣喜不已，更增添了想再次擁抱她的祈願。可此時，期待的重逢終於到來了，我卻心中忐忑、「近鄉情怯」起來，不知如今的丁屋嶺會是怎樣的容顏和姿態。所以再一次親近時，面對眼前的情景，精神還是有些恍惚的。

說實在，當初對丁屋嶺的開發整修還是心存疑慮的。畢竟，古民居的修復不僅是一項浩大的工程，更是一门講究的藝術，如何保持鄉村原貌和鄉土氣韻？如何修舊如舊、提檔升級？都是頗費心思的事情。稍有不慎，或推倒重來，或「照貓畫虎、千村一面」，或在鄉村裏生造出一個城市化公園，或不倫不類成為「四不像」，都是不可挽回的敗筆。

急切登上丁屋嶺左側的小山包，全村風貌一覽無餘。只見青山還是那座青山，灰瓦還是那片灰瓦，土牆還是那些土牆，籬笆還是那樣的籬笆，心頭頓時一片釋然。如果把以前的丁屋嶺比喻成質樸的村姑和含蓄的花苞，那麼今天的她，便是待嫁的新娘和怒放的花蕾，那種喜慶、那種熱烈，撲面而來，瞬間感染了我們。

那條老街，經過精心整修後，煥發出新的精氣神，還有一個很牛的名字，叫「牛市街」。不難想像，曾經有多少早出暮歸的耕牛，悠悠地走過這條老街，哞哞的叫聲便從街頭響徹街尾；抑或四鄉八村的人們，聚在這裏進行牛的交易。那

山寨炊煙起

時一頭牛，往往就是一家生計命脈，便可知大家會如何重視這種交易，而後對未來生活又是如何的憧憬。而如今仍在股市裏浮沉的人們，見到「牛市」二字，又是如何的開懷，哪怕僅僅就是精神上的一點慰藉。

街上老店已零星恢復生氣，小吃店、山貨舖、理髮店、竹器店、茶館、民宿已初具規模。像水壩閣這樣品茶休閒的地方就有好幾處，都是用老舊木料搭成，整體通透，造型別致，色澤古樸而富有韻味。目前光顧的客人還不多，我認為恰到好處，在這樣的地方，除了悠閒平和外，也許更能品出對生活的嚮往和釋然。無須多語，八仙桌、木板凳，上一壺茶，要幾碟小陣，聊些可有可無的話題，老街的時光便變得緩慢而悠長。若上的是酒，又是另一番景象，客人家好客的禮數總不能少，於是在勸酒和客套中，爽爽朗朗之聲也就傳播開來，整座山村便慢慢沉浸在歡樂祥和的氛圍中。如果一個人獨處，把豪飲變成小酌，讓濃郁醇香的客家米酒在你的喉嚨慢慢化開，直抵心頭，然後有一團火從胃裏慢慢升起，噴薄而出，這又是另一種體驗。丁氏家祠前面的小水池，依然清澈鮮活，且常年不溢不涸，保持固定的水位。裏面幾尾鯉鯽也是鮮活的，搖身擺尾，浮上探下，似乎要告訴來人，山村的生活是如何地自由暢快。其實魚兒哪裏知道，身處在這樣的山村裏，心靈是不需要設防的，我們同樣也是自由暢快的。

有人問，為什麼丁屋嶺看不到對聯或牌匾？竊以為，這本就是山寨的原生態，而且這種留白，可以讓大家有自由發揮的想像空間。留白，總比那些牽強附會、生搬硬造的詞彙來得好些。走到老街的盡頭，是接連稻田和山裏的土路。踩上土路，鄉

野的風吹來，滿是大自然的清香。現在是收穫的季節，田裏的水稻已收割完畢，一束束稻稈紮成稻草人的模樣，排排列列、齊齊整整，好似看護山村的兵馬俑。田裏的泥土還是軟濕的，若是小時候，去會遇上三五夥伴，帶上鐵鍬、竹箕，去田園挖泥鰍，到了晚上，乾炸泥鰍、泥鰍煮米粉、泥鰍鑽蛋等等，又是一場難忘的饕餮盛宴。曾經被公認為是山村第一風景線的山塘，現在我覺得應該稱之為「山寨水榭」吧。依著深秋炫彩的層林，山塘邊一排雅致的棧台閣榭已經矗立，簷下大紅燈籠與霞光把水面映得暈紅。塘裏幾尾彩色的鯉魚，或聚或散，組合著千變萬化的陣型，時而躍出水面逗著遊人。在臨水的欄杆前，可倚可坐，可念可想，可愜意品茗，可研磨山水，真乃一幅秋意濃郁的「小九寨」圖畫。一坐，果然就癡了半天。近黃昏時，才懶懶起身，只見幾處炊煙從屋頂嫋嫋升起，輕輕地瀰漫在山村上空，攪動我們的絲絲鄉愁，似乎此刻便有母親的呼喚在耳旁響起，回家嘍、回家嘍、回家吃飯嘍，是呵，來到丁屋嶺，失鄉的悵然自然會慢慢飄散。

這次採訪丁屋嶺，由於時間的緣由，想住下來的願望仍沒有辦法實現。友離再三挽留，可還是要走。離別時，心情是矛盾的，一方面，如此精緻的小山村，很想讓更多的人懂得她、親近她、欣賞她；另一方面，又怕來的人多了，嘈嘈雜雜，山村也就再難保持她的寧靜了。親見多少原來質樸的古村古鎮，在商業化的熏陶之下，再也難以保持原來的韻味，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。「世間安得雙全法，不負如來不負卿」，也希望丁屋嶺未來也能找到她的雙全法，既能讓更多人賞識，又能保持她的品韻，這是我們所願意看到的。



網人網事 狸美美

偶爾看到一個戳中笑點的段子，說美食界流傳着一個深奧的「中式哲學」：中國人對甜品的最高評價是「不太甜」。而且，這其實並不是一個段子，因為在真實生活中，中國人確實真的、真的非常不受甜，甚至，長久以來都處在一種「恐糖」的狀態。

口說無憑，數據證明。有媒體整理了2018年到2020年這3年間經合組織統計的五大洲部分國家糖類消耗量，顯示中國人均消費糖量在全球33個國家和地區（歐盟）中排名倒數第三。國人印象中「餓死人」的美國其實只排到第16名，而冠軍得主馬來西亞，每年人均耗糖量達到58.2公斤，是中國11.1公斤的5.2倍。再舉個生活中的例子，外國人最熱愛的中國菜第一名，當之無愧是酸甜口味的咕嚕肉/糖醋里脊，而絕大多數海外中餐館做的都是「改良中餐」——即更甜的中餐。

那麼問題來了，中國人為什麼不愛吃糖？

不少人注意到了中國人不愛吃糖，但深究原因的不多，更鮮見系統性闡述。但這確實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不是嗎？小狸想了半天，覺得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：

第一是歷史上的。中國雖早在《詩經》裏就提到過「周原膴膴，萋萋如飴」，也即「甘之如飴」的出處，但對於最主流的蔗糖，卻並沒有特別明顯的先夭優勢。雖有學者認為中國也是甘蔗的原產地之一，但製糖工藝是到了唐代才從印度引進卻是比較主流的看法。而且，和西方一樣，在古代中國，糖一直是奢侈品，只有達官顯貴可以享用，普通人聽聽就好。

岔路現在在大航海時代。歐洲人用

中國人為什麼不愛吃糖？

美洲的土地和非洲的奴隸完成了蔗糖革命，並再次把「甜蜜的陷阱」帶向全世界，同時糖文化也再次反過來影響蔗糖的產能和推廣。從1705年到1900年的近200年間，英國每年人均食糖量從2磅暴增到87磅，「糖」正式從奢侈品變成了日用品。而在這個過程中，中國始終沒有參與這種全球化，在吃糖的問題上一直屬於自給自足的「自然增長」模式，所以直到1961年，中國人均食糖量仍然只有1公斤。

第二是糖的特性。血液中的糖可以刺激腦部中樞神經，釋放多巴胺讓人高興，而多巴胺會在成癮機制中產生作用。所以吃糖就如吸毒般是會上癮的。嗜糖如命的國家，會因為成癮而愈吃愈多。相對地，歷史上就吃糖少的中國，也不會上癮那麼嚴重。

第三是現代原因。從2015年起，國人掀起全民「減糖熱」，逼得大白兔都改了味。打開社交媒體，所有明星，網紅都在大事宣傳「控糖」、「戒糖」的理念，而有嚴重相貌焦慮的國人，在「瘦身」、「抗老」、「祛痘」等誘惑下，拋棄本就不怎麼愛吃的糖真可謂是一點難度都沒有。

第四個是觀念原因。中國的小孩從小就被教育「糖」是不好的東西，會長蛀牙。即便早已不是經濟能力問題，但沒有一個孩子能獲得「吃糖自由」的童年。這種觀念，深入人心，等到孩子有了孩子，也一樣會同樣操作。而從這一代起，糖是「胖、老、病」元兇的概念又進一步增強。

其實「嗜甜」是寫進人類基因裏的，但現代國人有句話怎麼說來着：「自律使人自由」，面對誘惑，能對抗天性，其實真要給國人豎個大拇指。



信而有征 劉征

我特別喜歡雨天。不管是打着傘走在街上，感受着潮濕的空氣中明顯的水分子迎面而來；或者躺在床上，聽到雨滴打在雨棚上面，發出劈劈啪啪的響動，整個人就一下子放鬆下來了。這至少證明了一件事，並不是所有的聲音都只會干擾人，雨滴發出的聲音是會讓我們進入到絕對寧靜當中的那一種。

我曾經還出於好奇專門查找過一些資料，就發現了很多解釋。譬如，有人說雨天之所以特別好睡，是這時空氣中負離子含量特別高，而負離子有鎮定和催眠的作用。還有研究認為下雨天的滴答聲和睡眠狀態的α波（Alpha waves）一致，人聽到這種聲音就好像找到了共鳴，於是昏昏欲睡了。最離奇的解釋是說，治療失眠的褪黑素是在黑暗當中製成的，所以雨天的暗色本就惹人瞋倦。而更易於理解的理由與氣壓相關，說下雨的時候氣壓很低，空氣中的含氧量自然也低，而缺氧是會導致人昏昏欲睡的。

這些答案都不能讓我滿意。我更傾向於一種詩意的解釋，這種解釋來自於我的親身感

雨天

受。在雨天，雨滴漫天而來，先後打落在地面、樹葉、雨棚、水塘，碰撞出不同的聲音，落地的不同時間也不曾有什麼規律。我們能聽到它一時在此處，或許在別處，因為它並非人為的，這讓它自己成為絕對自然的一部分。而我們人類，當獨處的時候就回歸於不加修飾的自然當中。於是，我們作為自然一部分的那種狀態就和雨滴同質了。或者說，雨滴把我們領向自然。不過，若說最幸福，莫過於冬雨。在一個爐台邊坐定，留聲機裏放著德彪西的大海，手邊是坂本龍一談論音樂人生的自傳。閒或聽到一兩滴雨聲，就覺得十分幸福。相較於夏雨，這是一種有些卑劣的幸福感。他因其並未真正墜入寒冷而幸福——儘管冬雨很冷，可我自己絕對沒有被淋濕。甚至我的暖氣就在近旁，它發出的熱氣非但令我溫暖，還驅散了空氣中的水霧，讓我的被子、衣服，或者觸手可及之處均很乾燥。

這時，殘酷成了一道景觀，一種屬於反差的戲劇效果把幸福定義為我的幸福，就好像關注生活的存在主義享樂觀本來就有兩種類別：一種是薩特普遍主義的存在主義，一種是加繆的

自我存在主義。身處溫室的人就像是加繆，存在就只關注我之存在，而不是薩特般眾生的存在。我願意欣賞冬雨的孤寂，並隨之產生淒涼的悲傷。因這悲劇是別人的，所以是有趣的。這原理有點像看電影，最受歡迎的那些好戲無一例外戲劇性都很強。我們人類喜歡戲劇，向來是因為這委婉曲折離我畢竟很遠，我因為知道它是假的，它所勾起的情緒於是就成了一種間接情緒，雖然還是對應於痛苦、感動、快樂，可卻是間接的痛苦、感動和快樂。於是這情緒就成了一種美學。

怎麼說呢，生活當中擁有快樂固然是一件很棒的事，可有些情感卻是和不好的東西聯繫在一起的。而我們對於自己親身經歷的任何不幸，總會加倍地感受到難以承受的痛苦。冬雨是一種美學的極致。既是自然的表演，又是一種寒冷景觀，以讓我們感受到文明生活的快樂。一種養尊處優的憂鬱，詩意十足。倘若有人偶爾路過，透過窗子看到屋內這溫暖的一幕，他也會心生幸福。因為倒不是說他擁有這幸福，只是幸福就是這個樣子，在反差和自然的寧靜混雜當中傾向於優越者一方。